

廣註

四部精華

子部

第十冊

四部精華目錄第十冊

莊子精華

養生主

駢拇

馬蹄

胠箠

刻意

秋水

達生

山木

抱朴子精華

暢玄

論僊

道意

酒誡

亢倉子精華

用道篇

賢道篇

玄真子精華

碧虛

天隱子精華

齋戒

存想

先能子精華

質妄

魚說

至游子精華

坐忘篇

莊子精華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民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刀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謠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害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

哭而哭者。是連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連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註

①殆已

也。國藏

②為善無近名

有心為善。是必近名。但知為

③為惡無近刑

有心不

是必惡其近刑。但知不為惡而已。故不求名之在己。

④緣督以為經

順中也。以為

⑤文惠君

惠

及已。如是則忘善惡而居中。可使全理在身。

王也

⑥蒼然

皮膚相離聲

⑦駢然

音剗。刀

⑧桑林

湯樂名。即左傳舞

⑨抗大卻導大窾

謂有間隙之際。則因而託之。令分難。有節解窾空

⑩軻

音孤。大骨也

⑪公文軒

春秋

宋人姓

⑫懸解

謂以生為懸。以死為

解。養生要旨也。

名。

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贅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

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

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

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

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

累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散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

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

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危脰雖短續之則憂。鵲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

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嚮嚮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嚮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經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經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

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者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註〕

〔一〕駢拇三句

駢拇。併也。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枝指。手有六指也。生而

贅三句

形既成而後附。故曰出乎性。修過也。德之言得也。所得比人為過。以五行

〔三〕多方三句

性為仁所同有。而列於五藏以配五行。性為仁所同有。而列於五藏以配五行。

之。然非道德

曰。是故至仁義之行。過樹立。情實。淫過也。

〔五〕駢於明至離朱是已

始也。青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斧形謂之辭。兩已相背謂。〔六〕師曠者大夫。善音

〔七〕枝於仁至曾史是已

之也。塞與權。義不相類。塞當為岑。形近而誤。曾史皆謂拔取

仁義。而性不長者爭慕之。天下宣懷。如葉如。〔八〕駢於辯至楊墨是已

如。無用之語。如。無用之語。

之結。實易文句。海蕩心。思於堅白。同異之間也。祇謂勞微也。性。三入也。性。譽

〔九〕鬼小鴨

〔十〕愈仁義二句

者。恐仁義非人情而愛之。真可謂多憂也。

〔十一〕二者二句

駢者數有餘。〔十二〕蒿目

〔十三〕握折二句

〔十四〕經索

〔十五〕誘然皆生

以生。〔十六〕則仁義至天下感也

○九藏殺

一作殺。子謂之藏殺。

○十挾英

英又作策。策當讀如。左

○十一藏也

也。善

○十二俞

兒

味人也。善滋。

○十三夫不自見

此舍己效人者。舉放之。

○十四夫適人

至淫僻也。苟以

為淫僻。雖所失之望。異。其於失之一也。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斲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連之以羈勒。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餓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楨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鈞。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覺寔為仁。跖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

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網罟之所布。耒耜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閭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箕弘脗。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也。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膏竭則火滅。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梧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

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搥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拊斗折衡。而民不爭。彈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擢亂六律。鑠絕鈎繩。而棄規矩。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矯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栗之蟲。肖翹之物。莫

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機。而悅夫役役之伎。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噉噉之意。噉噉已亂天下矣。

〔註〕一、緘膝皆繩也。二、扁鋪扁關鋪也。三、所謂知者也知音智也。四、脣竭此竭字。當讀為竭。其凡之竭。謂反奉

其膏以向上。五、魯酒薄而邯鄲楚會諸侯。魯趙均飲酒。魯趙酒厚。主酒吏索趙酒。當趙酒獻之。楚王怒。趙邯鄲

六、彼竊鉤四句鉤。盜也。存焉當作焉。存焉。於其是也。言仁義於其手存也。古者如法甚多。此四句。殊為顯。門存為顯。其體皆在句末。史記

游俠傳引。七、殫殲殫盡也。八、鏖絕鏖。斷之也。九、攪折攪。折也。十、人有其巧人之分內。或有其巧。譬猶蜘蛛。其體皆在句末。史記

此可證。十一、削曾史至玄同矣物不喪真。故與玄通。混同。平。十二、鏖鏖。消壞也。十三、不累累。憂也。十四、外立其德

自得自放所。十五、燔亂燔。火也。十六、法所無用以正法言之。皆當去。十七、容成至神農氏。此十二氏。皆古帝王。十八、好知而

無道好知以擾物。無通以靖之。十九、大畢大畢。鳥名。亦謂之畢。畢。射口也。二十、削格削格。長枝為格。削格。謂剝削之。削格。謂剝削之。削格。謂剝削之

三十一、知詐知詐。謂欺詐也。三十二、頡滑不正之語。頡。滑。不正之語。頡。滑。不正之語。三十三、解垢解垢。說曲之。三十四、惴與之惴。與之。惴。與之

三十五、肖翹翹。翹也。三十六、種種種種。種種也。三十七、役役役役。役役也。三十八、噉噉噉。噉也。三十九、噉噉噉。噉也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敬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

爲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逆。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裨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市。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註

一吹呬

反

亦作

呬

吹呬

反

亦作

呬

熊經鳥申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鳥之類。三此道引之士。釋文。道音導。下同。善氣令。和。引體令。柔。四夫有千越之劍者。要有銛名千鈞。越有山名若耶。越出

善鐵錐為名劍也。

五其名為同帝。同天帝之名。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竈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曉。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暇。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懸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也。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

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顯今故。故遠而不聞。微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俗。不多僻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知而倪。貴賤惡知而倪。小大。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視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

禁之自然而相非。則越操觀矣。堯舜讓而帝。之曾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禁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驎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鵲鵲夜撮合。蜚察毫末。盡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錄錄乎若祭之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騏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為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敗。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窺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踴躍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

而勿失是謂反其真。螻蟻蛇虺。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螻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以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繙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雜堅白。然不然。不可。不可。因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這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虛。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紆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

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鰲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縈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罔井之龜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蛇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罔井之龜與。且彼方跳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有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搆於中國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鵲子知之乎。夫鵲鵲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鵲得腐鼠鵲鵲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